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二十回 六使沛京告御狀 王欽定計圖八王

只說楊延昭來到悶邊，擊動登聞鼓，聲音欲面聖上陳告。被守軍捉送提獄官。提獄官審問明白，將狀奏請太宗。太宗以狀展於御案之上，視曰：「訴冤枉人楊延昭，為毒謀深害、陷沒全軍、欺君誤國事：臣父楊業，生自太原，篋仕

(篋 (shì, 音是) 仕——初次做官。)河東。深荷先帝之垂青，繼承皇上之招棧，臣父子心矢忠貞，情甘效死。近因契丹犯邊，兵寇瓜州，以潘仁美整防禦之師，蒙敕臣父當衝鋒之職。此正九重宵旰(旰 (gān, 音贛)——晚。)之時，邊臣盡瘁之日也。不意潘仁美向懷私怨，包藏禍心。用計遣回保官，致書暗挑敵戰。逼孤軍而臨絕險，假皇命以利詞鋒。狼牙村兵交馬鬥，主帥則宴坐高談，不發一卒相援。陳家谷矢盡力窮，番將則烏屯雲集，遂致全軍皆陷。臣父楊業，捐軀命子李陵碑下，雖臣節之當然。臣弟延嗣，遭亂箭於西壁營中，何私仇之必報！喪師辱國，由其自壞長城。飾罪蒙好，思維閉塞言路。破巢不留完卵，遣健半徑阻黃河。剪草不教蔓延，逞巧言章呈魏闕。可憐臣父子八人，忠勤為國，欲圖報子陛下，先見陷於帥臣。臣飄流獨自，孤苦無依，擊廷鼓以訴冤，乞天恩而明審。若使臣之父兄有靈，致陛下開日月之明，拘證好人，斷省深冤，使九泉者得以瞑目，臣即死於九泉地下，無所憾矣。

太宗看罷狀情，不勝憤激。忽樞密院牒上潘仁美表章，稱道楊業父子邀功失機之由。太宗得奏，沉吟半晌曰：「潘仁美以楊業有邀功之罪，楊延昭以仁美有陷害之情：各執一詞，孰為輕重？」南台御史黃玉奏曰：「闔(闔 (kūn, 音捆)——這裡指皇宮。)外之事，任在帥臣。若使號令不行，何以辦事？於今楊業父子，違令邀功，以致全軍皆陷，其罪本有；今被番人所屠，而乃誣告主帥，是罔陛下也。死者則止，當以楊延昭押出朝門，明正其罪斬之。」蓋黃玉本潘仁美內兄，故力救之。時八王急出奏曰：「楊業父子，有功於朝，先帝尚以不次之位待之。今被奸人所陷、陛下寧不為之雪其情哉？此事臣知久矣。乞拘潘仁美於法司衙門，著落有職官與延昭對理，鞫(鞫 (jū, 音駒)——審問。)問明白，取自上裁。」太宗依奏，即敕參知政事傅鼎臣，鞫問潘仁美一案。

鼎臣領旨，遂開衙府，拘到潘仁美、劉君其、秦昭慶、米教練一千人，都在階下。鼎臣問曰：「潘紹討往日同僚相待，今乃君命也，難以容情。果違法律，明招其由，勿使動用刑法無益。」仁美曰：「小可承君命，防禦邊兵。彼父子自失機宜，致被陷沒，反來誣陷我等。若朝廷不察其詳，屈坐帥臣，則後人何敢任是職哉？乞大人明鑒，為申上知。」鼎臣半晌無言，令左右將一千人拘於獄中，退入後堂。

忽報：「潘府黃夫人遣使女來，說有機密事要見大人。」鼎臣令喚入後堂。使女跪在階下曰：「夫人以太師發問於參政台下，沒甚孝順，薄奉黃金一百兩，玉帶一條。望大人善觀方便，再得重謝。」鼎臣本是好利之徒，見著此物，不勝歡喜，令左右收起，謂使女曰：「汝歸拜上夫人，不須掛念，參政自有分曉。」使女拜辭而出。

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好財，恐潘家有人通傳關節，乃密遣手下在府門緝探，比見使女進府，走報八王。八王隨即來到，恰在府門外捉住使女。提著金簡，入後堂來。鼎臣見著，嚇得面如土色，連忙下階迎接。八王厲聲曰：「汝為朝廷顯官，何得私受潘府賄賂，要害楊家？」鼎臣曰：「小官並無是情，殿下何以出此言？」八王乃令從人將潘府使女，跣(跣 (xiān, 音顯) 剝——脫去(衣服))。剝階下拷訊。使女抵賴不過，只得實招。八王怒曰：「傳參政尚能強辯乎？」鼎臣啞口無言，自脫去冠帶，伏於階下請罪。

八王今備馬，隨即入見太宗，奏知其事。太宗驚曰：「若非卿有先見之明，險被奸臣弄弄。」因問：「鼎臣當擬何罪？」八王曰：「私受賄賂，其情尚未行，當得在法之罪，該擬罷職為民。」太宗允奏，即下旨，罷鼎臣官職，發歸鄉裡去了。八王又奏：「西台御史李濟，忠誠公正，可問仁美一案。」帝允奏，敕命李濟承問施行。李濟領旨，開御史台，端坐於堂上，左右軍尉威風凜凜，排下刑具之類，見者無不駭然。正是：

生死殿前難抵諱，血冤台上不容付。

一伏時，獄官解過仁美、延昭等到階下，審問一遍。仁美力推：「楊業自家戰死，與我等無干。」李濟怒曰：「汝為主帥，敗衄而回，反以彼自家戰死抵諱。楊七郎有何罪，汝用亂箭射之？且傳參政因汝送了前程。今日好好招承，免動刑具。不然，休怪下官酷虐也。」仁美低頭不應。李濟喝令軍校，將劉君其、秦昭慶、米教練一起，推於甬道，極刑拷打。三人受昔不過，只得將陷害楊業並射死七郎情由，逐一供出明白。吏司呈上，李濟審案彙奏，仍將犯人監禁，候旨發落。

李濟離了御史台。次日，以仁美招由，奏知太宗。太宗視畢，大怒曰：「朕以仁美先帝功臣，屢恕容之。今如此侮法，不正其罪，何以激勵邊將？」因問八王：「當何以處治？」八王奏曰：「潘仁美該處斬罪，陛下以後妃之故，減二等，罷職為民。劉君其、秦昭慶、米教練等，得通謀之罪，亦該處死，減一等，調邊遠充軍。楊延昭有失軍機，發問配所。其餘人犯，隨旨發落。」太宗允奏下敕，著李濟照原擬遣。李濟領命，於府中將文案覆視，罷黜仁美為民外，劉君其問淄州軍，秦昭慶問來州軍，米教練問密州軍，楊延昭配鄭州。擬議已定，將劉君其等決杖訖，依期起行。不在話下。後人《詠史詩》曰：

黨惡害人何所益？試看今日配君其。

皇天有眼應無誤，只在斯須與報遲。

次日，李濟以發遣仁美一起，奏知於上。上謂侍臣曰：「往者楊業父子，屢立奇功，不期死於王事，朕甚怏怏，欲將恩典旌之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直學士寇準奏曰：「陛下念及功臣，以慰其後，為社稷計也，有何不可？且楊業父子，忠勤為國，人臣所難。今只有延昭一人在世，正當厚恤之，使邊將知所觀感。」太宗然其議，因遣使臣於鄭州取還延昭去了。

忽近臣奏知：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卒。太宗聞奏震悼，謂群臣曰：「趙普能斷大事，盡忠國家，真社稷臣也。」寇準曰：「誠如陛下所言，臣等多不及也。」按趙普素性深沉，剛毅果斷，雖多忌克，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。故其當揆，惟義是從，但武修文，慎罰薄斂，以立弘功於後世，其功大矣。少習吏事，寡學術。太祖勸以讀書，遂手不釋卷，每歸第第，闔門啟篋，取書誦之竟日。及次日臨政，處事如流。既卒，家人發篋取書視之，則《論語》二篇也。嘗謂帝曰：「臣有《論語》一部，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，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。」普相兩朝，未嘗為子弟

是時宋太宗在位既久，未立東宮。馮拯等上疏，乞早定太子。帝怒，貶之於嶺南。自是中外無復敢言者。

七王知此消息，密與心腹王欽諫曰：「君父春秋已邁，未肯立皇太子。廷臣諫者，遂遭貶黜。莫非因八王之故，欲以天下還之那？若果有此意，則我失望矣。」欽曰：「殿下所言，正合我意。主上以遺言為重，必將天下還八王無疑。若下預定其事，噬臍無及。」七王曰：「君有何策教我？」欽曰：「除非謀死八殿下，則大事定矣。」七王曰：「八殿下君父至愛，如何謀得？」欽曰：「臣有一計，不知殿下肯依否？」七王曰：「君試言之。」欽曰：「可召精巧匠人入內府來，打造鴛鴦酒壺一把，能貯兩樣之酒。當遇春景，百花盛開，特請八王於後苑賞玩。令庖人進食，侍官斟酒。先藏毒酒於外，後放醇酒於中，八王飲之，不消半鐘即死於非命矣，有何難哉？」七王聽得，大喜曰：「此計極妙。然事不宜遲，即須行之。」乃遣軍尉往城西召胡銀匠進府中，打造鴛鴦壺。

不出數日，其工完全，銀匠將壺獻與七王。七王視之，果是精巧，人不能測。謂王欽曰：「器物已造完備，當在何時行之？」欽曰：「殿下先將匠人誅之，以滅其口。」七王然之，因賞以醇酒，登時醉倒，七王令左右丟入後苑井中去訖。王欽曰：「殿下當發書於八王府中邀請，明日輒行此事。」七王乃遣內官資書，逕詣八王府中進上其書曰：

弟元侃以春光明媚，花柳芳妍，適朝廷優暇之際，與兄連日間闊。

乞革鴛鴦後苑賞玩片時，庶慰伊弟之杯，以酬春光之盛。

八王得書，著內官復命：明日准來赴約。內官拜辭，歸見七王，道知八殿下許允赴約之故。七王得報，吩咐庖人廚宰，準備筵

宴齊整。

次日，八王駕到，七王親出府門迎接。進於堂中坐定，各訴相愛之情，茶罷三鐘，二王人後苑來，只聽得樂工歌女，絲竹品奏。八王與七王分賓主對席而坐。七王笑曰：「兄弟之愛，喜樂相同。難得如此春光，今特與兄少盡一白之歡，以慰生平之念。」八王曰：「多蒙雅召，安敢推辭！爭奈數日因寒暄失調，腑臟頗覺不安。然而兄弟之情，只得赴命，酒實不敢飲。」七王曰：「縱兄不□分飲，且開懷飲數杯。」一伏時，庖人先進品味。七王令侍官行酒。侍官提過鴛鴦壺，先斟一金鐘，進於八王面前。其酒才入金鐘，毒氣衝逼，八王身子未痊，聞此酒氣，掩鼻不迭。忽筵中一陣狂風，吹倒金鐘，將酒倒翻瀉地，毫光迸觸。侍從皆有懼色。八王離席，吩咐準備車駕，辭七王逕回府去了。

七王以計不成，懊悔無及。王欽曰：「殿下勿憂，八王不知就裡，諒亦無怪，俟再圖之。」七王悶悶不悅。